

行路 万里

晨访“采月湖”

■杨红兵

清晨,将起未起,有秋虫在窗外浅浅吟唱,不由忆起昨晚夜游的采月湖。在这微白的晨光中,她该又是何等模样?

想到这儿,我不由披衣来到湖边。也许,因为昨夜有秋雨客串,湖面上笼着一层轻纱般若有若无的水雾,微风轻拂,袭来些许凉意。立秋已经两三日了,秋天的早晨,终于有了记忆中的味道。沿着有点狭窄颠簸的湖边小道,向水面靠近几分,几尾调皮的小鱼在水面嬉戏追逐,甚至不安分地跃出水面,随之溅起的小水花惊下了睡莲的“惺忪”,她们有点不胜娇羞,不由自主地向旁边侧侧身子,却带起了一波波涟漪,一圈一圈地氤氲开去,瞬即又消失不

见,水面恢复平静。

循湖而走,湿气渐重,湖水却更见清澈了,心里忽然溜出“潦水尽而寒潭清,烟光凝而暮山紫”这样的句子。抬头望去,湖面虽不甚大,但是,湖的四周绿树环绕,茂林修竹,虽已初秋,但依然“青树翠蔓,蒙络摇缀,参差披拂”。湖面中间,两只天鹅比“颈”而立,耳鬓厮磨,旁若无人。朝霞天鹅,秋水长天,勾画出一一种极致的婉约,真个是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临近一处靠水石阶,我蹲下身子,牵起一枚靠近的菱角,一只“形容尚早”的菱角在绿叶下面躲躲闪闪,轻轻剥开,如柔羹,似凝脂,送入口中,声音清脆,味道青涩,轻轻咀嚼,仿佛明湖

居听书一般“三万六千个毛孔,像吃了人参果,无一个毛孔不畅快”。

秋雨缠绵,日月远遁,情人坡下,音乐台上,无以得月,引为憾事。曾记得林清玄说过:“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常想一二,不思八九,事事如意。”在此青山绿水之间,如若执着于“采”月,又未免陷于着相、失于苛求。

不自觉中,天色大亮,一些晨光从云端落下,将游走的蓝天白云置于湖中,天光云影,徘徊不去,诠释着动与静的和谐,光与影的默契。就像朱自清所说:“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,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”凭湖远眺,绿苇渐枯,秋色初上,一些搁浅的时光,不期然奔涌而来,就如同在这岁月的拐

角,一些气象仍然令人心悸,动人心魄。

信步而前,道路渐阔,四角水榭,鹤居小亭,临水而立,简单简洁,却是神韵皆出,恰到好处。亭子近侧,数枚荷叶湖面四溢,浮浮沉沉,圆盘错落;数群菱角长势茂盛,肆意蔓延,荷如音符,菱如线谱,在水面点划、切割、跳动,似“吴带当风”,又似“米氏云山”,又如一曲《平沙》般感心动耳、婉转跌宕。徜徉其间,行云流水,迤逦进阶,“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”。

时逢初秋,湖光新雨。采月湖,纳天地万象于一水之间,静故群动,趣舍万殊,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。

故土 感怀

老 井

■乔兆军

任蕃有诗云:“古井碧沈沈,分明见百寻。”我家乡的老井虽没百寻深,却也独具风情,它终年清澈、明净,记录着村子里的世事兴替,烟火人生。

故乡属丘陵地带,缺水。每个村子里都少不了几口古井,那是几代人传下来的,宛如村子的眼睛。青石板镶嵌的井口,大青砖砌成的井壁。脉络般的小路在老井周围四散开去,与家家户户牵连起来。野草杂花斜逸着小路生长,像平平仄仄的诗行。

清晨,一声鸡鸣,小村就掀开了一天的门帘儿。男人们挑着水桶,晃晃悠悠地向井上走去。清早起来挑水,这是男人们要做的头一桩事儿。挑水的村民们遇见了,相互打着招呼,拉着家常,亲切而温馨。一担水上肩,随着扁担的起伏,桶颠悠悠地晃着,荡起细碎的水花,小路上洒出两道湿湿的印痕,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腥甜气息。

当早晨的太阳升起,井台就成了女人们的“战场”,刷刷,洗的洗,有力的节奏汇成生动的风景。常言道:三个女人一台戏,她们在井边,家长里短的话题自然不可少,一会儿窃窃私语,一会儿又是一串清脆脆的笑,一圈一圈地在井边荡漾。

炎夏,喝一口老井里的水,凉丝丝,直沁心脾。男人们爱喝的啤酒,孩子们喜欢的汽水、西瓜、黄瓜,用网兜盛了放在井水里“冰镇”。经过井水的浸泡,瓜果吃在嘴里又凉、又脆、又清香。汽水啤酒喝下肚,一股凉气从上到下,从里到外迸发出来,遍体通泰,惬意非常。井水成了夏天的天然冰箱。

隆冬,井里水雾缭绕,冒着丝丝热气,妇人们用井水洗菜,淘米,一点也不觉得冻手。冬天天冷不容易长豆芽,聪明的农妇用一根绳子,将泡好的黄豆吊在井内,没几天工夫,就长出了嫩嫩的豆芽儿。黄豆经过井内热气的润泽,长出的豆芽格外好吃。

小时候,我们常常趴在井口,探着一圈儿小脑袋,欣赏明晃晃的水面上自己的笑脸。喜欢大声对着井口喊上几声,回声便随着水面荡漾,十分有趣。后来听越剧《十八里相送》,唱到“你看这井底两个影,一男一女笑盈盈”时,感到特别亲切。

农村的孩子懂事早,记得我十一二岁的时候,就开始去水井挑水。先学担水上肩,等长些力气,再学井里打水的功夫,这是个技术活,先将水桶贴近水面,晃一晃井绳,调整好,再使劲一抖,水桶便倒扣水里,一提,一桶水即可灌满。

如今,村民们都用上了自来水,老井沉默在时光深处。小路已沦为荒径,青石板上也爬满了青苔,但井水却依然那么丰盈,清澈。每次回乡,我都会在水井旁静静地坐上一会儿,怀念这曾经恩泽过我的老井,它将永远滋养我。



心灵 火花

又闻稻花香

■顾胜庆

秋天的早晨,天高云淡,走在乡村的道路上,丝丝凉意袭来,田头的小草缀满了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,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,发出耀眼的光芒。笼罩在稻田上的薄雾,像淡绿的轻纱,在阵阵秋风里,忽而漂浮,忽而变幻,千姿百态,煞是好看。薄雾下整齐的稻穗吐出了雅白的小花,清风吹来,一阵馨香沁人心脾。

众多粮食中,我甚爱大米,看到稻子,自然亲切、感恩。想想这弥漫乡村的稻花香,真是来之不易。在四月乡间无闲人的季节里,农民勤恳地把田地划成一沟一垄,他们一个个像富有创意的诗人,在一方方映照蓝天白云的水田上,栽上了绿油油的秧苗,在暖风的吹拂下,嫩绿而整齐,犹如一张白纸上,写下了行行诗歌。

风物 杂谈

经过夏天烈日的考验,秧苗在农家人的精心培植下茁壮生长、分蘖、拔节、抽穗,时至深秋,水稻厚积而薄发,释放出阵阵稻花香。一片片碧绿的水稻显露出的丰收在望的景象,宛如是和农家人的心血汗水融汇在一起的艺术品。

近年来,农家人种植的都是优质品种“香梗稻”,稻花开放的季节,空气里弥漫着浓烈醇醇的稻花香味。傍晚,太阳的余晖映照碧绿的稻田,袅袅炊烟笼罩在美丽的乡村之上,使得村子若隐若现,行走在田埂上,在带着凉意的秋风吹拂下,送来阵阵醉人的稻花香。洁白的点点碎花缀满稻穗,开在了农家人的心坎里。

再过几日便是“喜看稻菀千重浪”的好日子了,农民的心血和汗水终于有了结晶,农家人耕的是稻田,也是心

田。在稻花飘香的季节里,在这让人心旷神怡的田野里,我不免陶醉在这诗情画意的丰收美景里,忘却疲惫。每闻见这样的清香,我总忍不住深呼吸几次,让五脏六腑吐故纳新,周身轻松舒适。夜晚,放下疲惫的身子,一边聆听着秋虫的叫声,一边呼吸着醇厚的稻花香,很快就能进入梦乡。

我喜欢秋天,喜欢秋天的天高云淡,喜欢秋天的云蒸霞蔚,喜欢秋天的秋高气爽,喜欢秋天的月朗星稀,更喜欢秋天的硕果满仓。如今已近不惑之年,因感慨秋风扫落叶而更喜欢秋天了。正如《一曲红尘》里唱道:“飘飘的落花如流水,才知道花期的珍贵,多少寻觅多少负累,多少风景依然你最美!”人生其实就是个花期,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开好自己的花期,来书写与众不同的人生。

一碗豆腐的家常

■周芳

闹的机会,我钻进人群,探看水桶里一块块白胖的豆腐,那么软,又那么嫩。卖者一只粗黑的大手,却能灵活地从水里捞起豆腐来,我几次试探着也要伸手入水,都被大人呵斥了去。那时吃豆腐永远只有一味——酱蒸。放一勺自制的农家酱,剪两个菜园里的青红辣椒,放在饭头上蒸。饭好,豆腐也香了,轻轻一拌,就是待客的佳品。

豆腐既能过油煎炸,又能沸水煮烫。做菜浓油赤酱也好,寡淡清汤也好,它任由锅中百般酸酣苦辣,自是淡泊宁静。心不动,油烟又奈何?成品后,滑嫩鲜香的它无欲,沉静,挂得千味汤汁,内心却没有沾染一丝一毫世俗气。这让我想到了《红楼梦》里的妙玉,身在浊世,看得了命数,却活

得纤尘不染。非贵非富的一个人,不动声色地静观大观园里的红尘纷扰,在不多的出场中,作者赞她“气质美如兰”。

豆腐虽价廉,但世间对它的期望值却非常高。在鱼肉荤腥后,总要吃上几口白菜豆腐清清肠胃。“鱼生火,肉生痰,白菜豆腐保平安。”这道舌尖上的平安菜,从市井到庙堂,无不推崇。我们家乡还有一种寓意美好的菜,也必由豆腐来担当——和和气气,它是年夜饭的压轴大菜。冬天的白菜帮子厚实绵甜,切成粗丝后,和豆腐一道放高汤里煮熟,撒上葱段即可出锅。“菜”与“财”音近,只有和和气气才能生财。而豆腐敦厚的脾性更能突出“和气”这一美好祝愿。

闲庭 随笔

盛夏时节,坐在运粮河岸边,有蛙鼓,有蝉叫,有风吹,还有雨响。最感兴趣的,是伏了的声声嘶鸣。

初听伏了,惊讶于它的高亢激越。高一声低一声,长一声短一声,为满眼青绿的乡村增添了别样的韵味。吵得久了,能应景似的听成各种意境:少年时,听着很像在老街路过的救护车,“嘀都嘀都”地彰显着分秒必争的急促;后来,又像电视里那弯腰驼背的打更者,拼尽全力吆喝“天干地燥,小心烛火”;很多时候,又像课堂里的老师,边敲桌子边喊“伏天完了,伏天完了”,提醒我们珍惜时间,努力学习。现在看来,如果说蝉鸣枝头,是耕读传家的乡绅,为草木葳蕤又是合唱又是协奏,轻快舒畅,悠游富足;那么伏了声声,应是年过半百的秀才,为桂华皎洁又是抚箏又是弄笛,高亢激越,却心事无限。

我曾循着声音,在院东一棵老榆上第一次看到了伏了。见到伏了的那一刻,我惊艳于它的娇小精致。它和蝉形状一样,却只有蝉的一半大小,髻更细,羽更薄,背上还有青绿色的点缀,如一件玉器珍玩。伏在榆树上,和树皮几乎同色,如果没有鸣叫,即使走到跟前,也难以发现。后来请人用网子捕到一只,放在新扎的蛔蛔笼里,想弄清楚那高亢的声音是不是从这不足二指宽的身子里发出来的。伏了很娇羞,无论如何挑逗,都不肯出声,待你等不及转个身走远了,走久了,它突然叫起来,叫上几声,停一停,然后又开始了。

随着了解的深入,我又惊奇于伏了的浓浓烟火味。在史前到汉代各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蝉形玉器中,有许多身长2厘米的,这不就是伏了吗?在《诗经》中,先民已用蛔和螳来区分蝉和伏了,并抱怨它们扰得世间焦躁不宁、心神难安;汉魏以来,蝉鬓成为古代妇女挽发的流行发式,这怎能少了伏了那玲珑体态的功劳?至于历代文人雅士对寒蝉的咏叹,更是数不胜数了。面对大自然的变换,伏了还是识时节的智者。在草木嘉茂之时,它已开始传递“伏天完了”的信息,以盛极则衰的先知先觉,告诉人们及早着手,为收秋猫冬做好准备,这不是哲学家吗?

伏——了——,伏——了——,听,它又在告诉你秋天要到了。

真情 拾贝

父亲的背

■李令飞

回老家看望父亲。返回时,父亲送我到村口乘车。老家老屋离村口约500米,这段路上,我发觉父亲多了不少“新动作”:走姿与从前大不相同,尽管左右手前后不停地摆动,但步子却迈得很小很轻,甚至显得零乱,手脚协调性大不如前;行走几十米,就得站一会儿,然后使劲挺胸并用手叉着腰;背也驼得更明显了。

返回途中,父亲送我到村口乘车的那一幕,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。随之,我想起了童年;想起了那段趴在父亲背上的时光;想起了年轻力壮的父亲;想起了他那撑起了一个家的背。

记忆中,第一次感受到父亲的背,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,那时我还没上学。当年,生产队分配一头水牛作为家里的劳动力,我家负有饲养水牛的责任。父母亲按照生产队安排参加生产劳动,家里这头水牛的放养任务主要由我承担。

有一天,烈日当空,我牵着牛在田埂上吃草,被晒得满脸通红,头昏目眩,结果我发烧了。休息一天后,父亲第二天上午参加生产队劳动回来,见我还没退烧,心里十分着急,顾不上吃午饭,便光着脚背起我往离家5公里的农场医院跑。老家到农场一路全

是泥土,弯曲不平,灰尘飞扬。烈日下,没走多远,父亲的衣服就像被雨淋过一样,湿漉漉的。我知道父亲饿了,也累了。我让他将我放下走一段,但他不肯。“都烧成这个样子了,还走什么路,赶快到医院才放心。”父亲边说边背着我快步跑。

那一次,我感觉父亲的背是那样壮实、宽大。看完病,父亲又背着我回家,往返10公里,父亲的背其实是一辆小型的“救护车”啊!

老家东边有一座山,海拔约200米,离村子约2公里,村民经常到山上拾柴火,父亲也不例外。每次,我跟着柴火,父亲骑在牛背上,我挨着父亲坐着。刚坐上牛背时,我心里有点慌,但一贴到父亲的背,心里便安定了。下山时,整个车子装满柴火,柴火高出车身近2米。山路狭窄、崎岖,担心牛车失控翻车,父亲便用力踩住牛车头,左手拉紧牛绳,右手反过来揽住我的身子,让我紧紧贴着他挺直的背,然后说:“抓紧我,不怕!”每次砍柴遇到一个个陡坡,我都害怕,但都是有惊无险,是父亲的背,给了我安全感。如今,父亲的背驼了,轮到给我给他一个安全的港湾了……